

□张儒学

瓦是泥土做的，不管过去了多少年月，依然散发着人间烟火的味道。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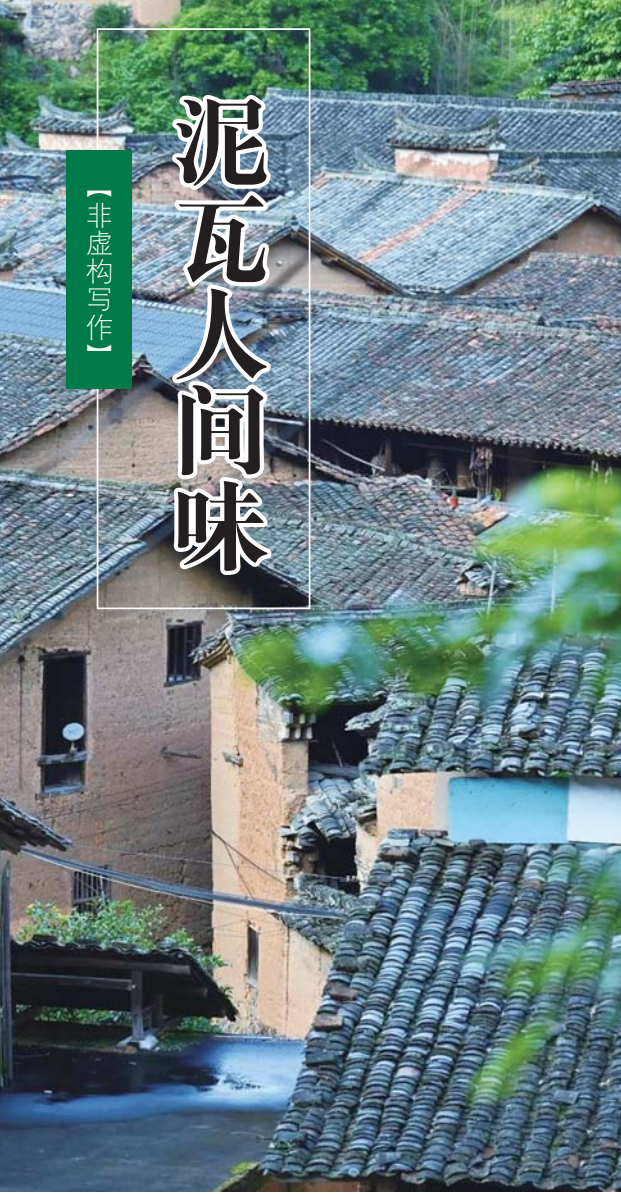
我刚去城里打工时，没有自己的房子，只租了一间小屋。等我回到乡下老家，二叔拉着我说：“大娃，你得努力工作，多挣点钱，好在县城买房子，不然你在城里打拼这么多年，连一块瓦片都没有。”我知道，二叔说的瓦片是指房子。在人们眼中，有了瓦就有了房子，有了房子就有了根，我才能在县城待下去。

听二叔这么一说，我似乎明白了瓦的含义和分量。不管在城市或乡村，许多楼顶上都盖着一片片青瓦，那些泥土做的瓦看似不言不语，却以一种沉静而坚韧的姿态，见证了无数个日升月落，守望过多少春秋。每当夕阳西下，金色的阳光洒在那些瓦片上，给它们染上了温馨而美好的色彩。屋顶上一片片排列有序的瓦，似乎还留下了岁月的痕迹，也编织着五彩斑斓的梦幻。

二叔是个瓦匠，做泥瓦的手艺还算不错。他那双粗糙而有力的手，灵巧地塑造着一片片青色的瓦，用他的技艺为村庄增添了一抹独特的风景。他不但去过云南、贵州做瓦工手艺，还走村串户给村民烧窑做瓦，村里很多房子的瓦都是他亲手烧出来的。二叔是个手艺人，每天奔忙于村民家中做瓦工，收的那点工钱也不多，别人家修起了高大的瓦房，二叔家仍是几间土墙房。可二叔似乎不在乎这些，仿佛这瓦工手艺才是他的最爱，只要能干自己喜欢干的活，他就觉得日子过得有滋有味。

那天，二叔因家庭琐事和二娘吵嘴，平时不管二娘说什么他都不生气，可那天二娘说了一句：“你看看别人，不是出去打工就是经商，都挣钱了，你还干着这个破瓦匠活儿，有啥用？”就是这么一句话，似乎刺激到了二叔的尊严。二叔气得一时说不出话，一把拉着二娘到屋后的小山坡上，指着村里一幢幢新修的瓦房，大声说：“你看那些房子，哪家不是盖的我做的瓦？”二娘不依不饶地说：“你能干，你行，你怎么不把咱们家那土墙房修成大瓦房呢？”

这下，二叔真被气急了，他一整天都没有回家，坐在小山坡上看着房子上的瓦。此时，那些瓦虽然好看，却没让他高兴起来，反而让他看出了泪水……后来，二叔动了心思，下了决心自己当老板做瓦卖。说干就干，他请人帮忙打起了瓦窑，自己做瓦自己烧窑。村里村外要修房子的人家就来二叔家买瓦，这样二叔收入高了。没几年，二叔挣钱了，他也修起了几间房子，而且修得很漂亮。尤其是房子上的那些瓦，似乎也更好看。



【非虚构写作】

## 泥瓦人间味

没事时，二叔总是坐在院坝里看自己房子上的瓦，觉得这高高大大的砖瓦房，就是跟别人家的不一样，修得比别人的房子漂亮。这房子之所以漂亮，是因为他房子上的瓦做得好，更是烧得好，青青的，还泛着幽蓝的亮色。每当晨曦初露，或者夕阳西下，他觉得房子上的瓦就像一件件艺术品，怎么看都很美，在阳光或者月光下，闪烁着美丽的光芒。

我每次回乡下老家，二叔总要叫我去他家喝酒，只要两杯酒一下肚，二叔说的话也多起来，他说：“村里人个个都说我的房子修得漂亮，你说我这房子真的漂亮吗？”我说：“二叔，你这房子修得这么高大，也宽敞，当然算是村里修得最好的房子了。”二叔听我这么说更高兴了，又喝了一口酒说：“我这房子之所以修得这么好，是因为这房子上的瓦是我亲手做出来的，瓦好房子当然就变得漂亮了。”我说：“那是，二叔做泥瓦的手艺当然是一流的。”二叔又说：“自己房子上盖着自己做的瓦，别说住在房子里心里有多踏实，就是每天看着这房子上的瓦都开心。”晚上，二叔还叫我就在他家住，虽然二叔嘴上没说，但我心里也明白，二叔的意思是房子修得漂亮，屋子也当然收拾得干净些，我睡在二叔家更舒服。

多年后，我在县城里买了一套房子。不知道开发商是为了提高品位，还是别出

心裁，我那个小区房顶上盖的都是瓦。那天，二叔来我家作客，他站在阳台上向外望，就看见对面几幢楼上的瓦。他看了好一阵，有些纳闷：“你看那些瓦，怎么是红色的，没用窑烧就盖在房子上？”我说：“二叔，那些瓦是琉璃瓦，琉璃瓦不是像你做的泥瓦，用柴火烧出来的，那是钢化瓦了，是工艺品。”二叔叹息一声说：“要是这些房子盖上我做的泥瓦，肯定比盖这些瓦更好看。”

去年，二娘去了外地县城带外甥，二叔说什么也不愿意去，就一个人住在乡下瓦房里。那个周末，我回乡下老家，习惯性地二叔家看他，二叔虽然年过七旬，但身体还很好。那晚，我陪二叔喝了几杯酒，二叔仍叫我在家里住。现在乡村好多房子都变成了两层或三层的楼房，房顶上几乎不盖瓦了，似乎只有少数像二叔家这样的老房子还盖着泥瓦。

晚饭后，我和二叔在院坝里喝茶聊天，我问道：“二叔，二娘都去你女儿家了，你怎么不去呢？”二叔说：“我得守着我这几间老房子呀，因为这房子上盖着我亲手做的瓦。”我听后，明白了二叔的意思，抬头看了看他房子上的瓦。那些瓦在明亮的月光映照下，像是被露水滋润过的宝石，晶莹剔透，散发着岁月的光泽，温暖而柔和，宁静而淡然……

（作者为重庆市作协会员，大足区作协副主席）

□宋振东

鲁西北农村老家把蝉叫“蛞螋”，刚出土的蝉幼虫叫蛞螋龟，黄褐色或淡红色，善攀爬，由土中钻出来爬到树上蜕变成蛞螋。蝉的俗名别名还真不少，有蚱蝉、油蝉、知了、叽喳虫、蝉猴、知了猴、爬杈、蚂蛞螋儿等等。小时候，每年夏天我和伙伴们就经常摸蛞螋龟、捡蛞螋皮和黏蛞螋，这其中还发生了不少有趣的事。

每年的盛夏，从傍晚开始，蛞螋龟会从泥洞里钻出来，然后攀爬到附近的树木、竹竿、墙头上，完成自己由蛞螋龟到蛞螋的蜕变。尤其是雨后，由于泥土松软，容易打洞，蛞螋龟就会大量钻出地面，这正是摸蛞螋龟的好时机，村民们就会男女老少齐上阵，大家一起摸蛞螋龟。房前屋后、大街上、胡同里，到处都是拿着手灯摸蛞螋龟的人群，尤其是村边的小树林里，摸蛞螋龟的更是人来人往，熙熙攘攘，灯光四射，像赶集一样，这拨人刚走，那拨人又来，生怕错过一个摸蛞螋龟的好时机。

摸蛞螋龟也有许多“技巧”，要眼尖手快，排查要仔细，看到树底下、路边的“微小洞口”，要仔细观察一下，看看是否是新洞，洞口边上若是旧土，说明蛞螋龟已经爬走了，这时可以找找周围的树上竹竿上有没有蛞螋龟。如果洞口边上是新鲜土，说明蛞螋龟还没有钻出来，在洞口边上等一会儿，待蛞螋龟钻出洞口再将其捉住。否则，在没有把握确定“洞里”有没有蛞螋龟之前，千万不要“轻举妄动”，如果洞里有蛞螋龟，你一动“洞口”边的新土，蛞螋龟发觉后会缩回洞内，知道洞外面有危险，就会半天不钻出来了，人们在洞外面等得着急，就人工“挖洞”取蛞螋龟，有的洞挺深，洞口土坚硬，人工挖洞很是费工费力的，有时候稍不注意，费了半天劲还会把蛞螋龟挖坏了，得不偿失。

夏天晚上摸蛞螋龟，由于天黑手灯光线有限，再加上马蛇子洞、小蛇洞和蝎子洞等与蛞螋龟洞很相似，“挖洞”取蛞螋龟时经常发生误判，也会带来“危险”，不是挖出马蛇子，就是挖出小蛇来。有一次，我发现一棵大杨树底下有个小洞，洞口周围全是新土，以为是蛞螋龟洞，由于心急捉蛞螋龟，就迫不及待地挖开了洞口，刚挖了几下，看到洞里露出来一个小圆头，以为是蛞螋龟，正准备用手去抓，结果噌的一下，从洞里爬出来一只大蝎子，好险呀！差一点被蝎子蜇了。

夏天，人们摸蛞螋龟一般从傍晚开始，一直持续到夜里十点多钟才结束，收获颇丰，一晚上少的能摸十几个蛞螋龟，多的几十个，运气好的能摸上百个，然后人们拿着自己的“战利品”，喜滋滋地回家休息了。第二天傍晚，摸蛞螋龟“大军”又开始了……

人们摸了蛞螋龟，有的拿去卖钱，有的留着自己吃，还有的送给城里的亲戚朋友，不管哪种情况，夏天傍晚摸蛞螋龟，成了大伙必做的一项重要事情。

蛞螋龟经过蜕变为蝉，也就是蛞螋，外壳称蝉蜕，乡下农村老家

## 蛞螋声声忆童年

【四季零墨】

叫蛞螋皮，其主要成分含甲壳素及蛋白质，常和其他中草药材一起配合使用。

上世纪70年代中期，我念小学，为了减轻家里的经济负担，每年夏天，我就和小伙伴们利用中午休息时间，到村里的树林子里去捡蛞螋皮卖钱贴补家用，或买些学习用品，有时候，一个中午能捡一百多个蛞螋皮卖几角钱。别小看这几角钱，这在当时可以解决很多问题，能买几个作业本、铅笔和橡皮等。

蛞螋龟很是“聪明”，有的蛞螋龟在蜕变时，为了不让人捉住，会爬得很高，有的甚至爬到了树枝尖上，离地面好几米高，就是看到了，一般人也很难捡到，所以在捡蛞螋皮之前，要准备好一根二三十厘米长、擀面杖粗细的竹竿，竹竿的顶部绑上一个用铁丝制作的铁钩子，一旦遇到树枝高处的蛞螋皮，就用竹竿上的铁钩子钩下来，这样就不会望蛞螋皮兴叹！

捡蛞螋皮也是件很辛苦的事，炎热的盛夏，每天中午冒着三十八九摄氏度的高温和火辣辣的大太阳，在树林子里来回奔波，又闷又热、大汗淋漓。我的一个小伙伴，在捡蛞螋皮时，由于喝水少出汗多，造成中暑虚脱，在医院里住了好几天。

有时半天捡不到一个蛞螋皮，有时好不容易发现一个蛞螋皮，还是在大树枝的马蜂窝边上，在用竹竿上的铁钩子钩蛞螋皮时要特别小心，稍不注意就会碰到马蜂窝。有一次，我用竹竿钩一个马蜂窝边上的蛞螋皮时，手一抖动碰到了马蜂窝，马蜂以为我要捅它的“老窝”，嗡的一声，一大群马蜂朝着我飞来，吓得我扔下竹竿撒腿就跑，头也不敢回，一口气跑出去几百米远，路上被杂草绊倒好几次，爬起来再跑，跑慢了，就会被马蜂蜇伤，后果将不堪设想。

所谓黏蛞螋，是用小麦胶黏蛞螋的一种土办法。早在两千多年前，我们的祖先就用这种办法捕蝉了。先秦《庄子》“佞倖承蜩”的寓言，讲的就是这种方法。将晒干了的麦粒，含在嘴里反复细细咀嚼，待嚼成稠糊状后，再放进水里揉搓淘净麸皮，黏黏的麦胶就算做好了，然后将麦胶缠到事先准备好的二三十厘米长擀面杖粗细的竹竿头上备用。

黏蛞螋时，要全神贯注，屏住呼吸，两眼紧盯着蛞螋的翅膀，然后慢慢靠近，待接近蛞螋时，突然发力，瞬间将麦胶黏在蛞螋的翅膀上，蛞螋一旦被黏住翅膀，由于麦胶黏性特别强，无论怎么挣扎，怎样扑棱，带着嘶哑的叫声都将难以逃掉，一次黏蛞螋成功。

有一次，我从一棵枝叶茂密的大杨树上，刚黏到一只蛞螋，高兴得我手舞足蹈，拿着竹竿在半空中来回晃荡，结果碰到了周围的树枝，从树上掉下一条一米多长的绿头蛇，差一点落身上，吓得我直冒冷汗，脸色煞白，半天没有缓过神来……

现在，几十年过去了，小时候和伙伴们一起摸蛞螋龟、捡蛞螋皮和黏蛞螋的情景，时常浮现在眼前，久久不能忘怀。

（作者为山东省散文学会会员）